

孫詒讓全集
許嘉璐 主編

札 遙

中華書局

孫詒讓全集

札

遙

雪克
陳野
點校

中
華
書
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札遼/(清)孫詒讓著;雪克,陳野點校. - 北京:中華書局,2009.10

(孫詒讓全集. 許嘉璐主編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6854 - 2

I. 札… II. ①孫…②雪…③陳… III. 筆記 - 中國 - 清代 - 選集 IV. Z429.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9)第 114922 號

責任編輯:周 楊

孫詒讓全集

札 遼

[清]孫詒讓 著

許嘉璐 主編

雪 克 陳 野 點 校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· 15%印張 · 2 插頁 · 360 千字

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 - 3000 冊 定價:45.00 元

ISBN 978 - 7 - 101 - 06854 - 2

孫詒讓全集序

許嘉璐

瑞安孫詒讓先生（一八四八——一九〇八），字仲容，號籀廬，與德清俞曲園樾、餘杭章太炎炳麟並爲清末國學之殿。

先生一生著述甚豐，尤以經學、諸子、金石文字爲最。太炎先生贊爲「三百年絕等雙」，不過也。

今逢先生謝世百年，其全集面世，同仁屬序於余，敢不承命？勉爲略陳每讀先生書之感於後，且簡述全集整理出版之始末云。

先生生當末世，華夏板蕩，數試不售，遂淡泊功名，侍父衣言於任所，得請益於當世名儒，繼而靜處鄉里，埋首苦讀撰述。其治學也，博采究極，纖毫不遺；尊古不迷，崇新未癡。其立論也，處高瞻遠，宏通恣肆；折衷允洽，發明中綮。是以其周禮正義、墨子閒詁、札迺

諸作，迄無出其右者，雖補之糾之者時現，要皆無傷其爲經典之作也。

先生偏居東南一隅，而中年即已名聲鵲起，然其自序墨子閒詁則曰：

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、經說四篇。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，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，云武進金淮生運判武祥臧有先生手稿本，急屬鶴亭馳書求段錄。金君得書，則自校寫一本寄贈，得之驚喜。余曰：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，頗自矜爲剏獲，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矣。其解善談名理，雖校讎未究，不無望文生義之失，然固有精論，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。金、冒兩君惠我不淺矣。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，段得陽湖楊君保彝經說校注，亦間有可取，因與張解並刪簡補錄入冊。凡余舊說與兩家閤合者，皆改從之。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，固不敢攘善也。其求書若渴，謙遜揚善，信古道也。子曰：「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」其是之謂乎？先生之爲學，經世致用，一承古哲之遺風。其謂周禮爲周公所作固不足信，然其所以疏之者，亦欲救世。其序曰：

復以海疆多故，世變日亟，睠懷時局，撫卷增喟。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，而上下之情睽闕不能相通。……而承學之士，顧徒奉周經漢注爲考證之淵藪，幾何

而不以爲已陳之芻狗乎！

其意雖未出洋務人士體用說之囿，然山河陸沉之痛，學者爲考據而考據無益當世之慨，溢於言表，則後之讀其書者得無自省耶？先生嘗贊執教瑞安之算學家林調梅曰：

鄉里有導師，亮節孤忠，曆算專精祇餘事；

洞淵昌邃學，通理博藝，艱難宏濟仗奇才。

此豈非先生自道歟！其歿之前歲，鄉人擬壽其甲子，先生自爲啟以謝之，文曰：「竊以世變阡危，既非吾輩酺飲爲樂之時，已則酬宴亦不備，惟略備筵資，寄上海中外日報館移充義賑，冀爲諸君造福，藉答雅意」。其晚歲，既興團防以禦侮，興新學而育才，復倡實業以濟民，其惟國惟民是憂，知行合一，懇懇之情，於今世豈無謂哉！喜見今時治經學者日增，惟願後來既讀其書兼知其人，既知其人則踐其跡，毋僅句讀、考據爲也。

仲容、曲園、太炎三大師，皆浙人也，潤溉中國學壇乃至於今，亦近世奇事。然三人所歷所遇則迥異。太炎嘗游於曲園之門，終以政見而「謝本師」。仲容雖無所師承，復亦何常師之有，其學實本乾嘉，上承漢唐爾，嘗自言：「少耽文史，恣意流覽，久之，則知凡治古學，師今人不若師古人，故自出家塾，未嘗師事人，蓋以四部古籍具在，善學者自能得師。」

此蓋一生甘苦之言。曲園嘗任朝職近十載，太炎以反清避難東瀛，仲容始則侍父於任所，繼而燕居鄉里數十載。曲園所著春在堂全書五百卷，經史子集莫不有所發明，乃至俚曲野說亦有所及；太炎開創現代語言文字之學，汪洋弘闊，蓋得益於其宣導革命、接觸西學、深研佛理也；仲容則埋首經籍，無所不窺，鉤稽剔抉，索隱探賾。殊途同歸，三人俱爲一代宗師，蓋以浙東遺風所致歟？然近時稱於世者，似仲容不及太炎，曲園又不若仲容。何以故？豈太炎爲革命先驅，知言之者衆，曲園以保皇而遂隱耶？然今人反可得春在堂全書而讀，太炎章氏叢書惜未能囊括其所著，仲容固有周禮正義、墨子閒詁、札逯、名原、契文舉例諸名作通行於世，散見及未刊者亦夥，固可以仲容之壽不永、未得手自輯之，太炎適值西學蜂擁、再傳者不及繼其志釋之乎？

二〇〇〇年，中國訓詁學會舉辦「孫詒讓國際學術研討會」於瑞安，有感於鄉人遙念之意篤，而治學之風未盡顯於世，著述尚待集成刊行者衆，遂有董理刊印全集之議。幸浙省大倡文化強省戰略，溫州瑞安政府慷慨資助——此亦永嘉以來流韻也——中華書局鼎力承印，踴躍與同仁不揣譾陋，勉爲其事，閱數載，終告畢役。參與其事者衆，尤以浙江大學、北京師範大學、復旦大學、上海社會科學院、溫州市圖書館、浙江省黨校諸公出力爲

多。董理者、審校者咸揭其名於諸卷，以示後學致力弘揚先賢學術之美耳。

嗚呼，先生之生也，國門已破，無日不有屈辱之約；先生之逝也，光緒慈禧兩日而終，數十年烽火延綿、國學陵替之日至矣。至先生百誕之歲，曙光已現；今先生冥壽屆百，則國運昌明，學術日興，先生全集亦得問世。百年一瞬，滄桑如此其劇，靜言思之，能不令人撫膺太息哉！

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五日謹敘於日讀一卷書屋

點校說明

札遶是孫氏的校勘、訓詁名著。光緒十九年癸巳，時年四十六歲，他集三十年來校讀七十八種古籍^(一)，札記之所成，擇其要者，而撰成札遶一書，於次年刊成，成爲他一生治學的代表作之一。

札遶校書七十八種，校文一千三百餘條，以子部爲多，遍及四部，而以經、史、子、集爲序。所涉不謂不廣，但遠非孫氏所校群書的全部。今考孫氏著述，與校勘、訓詁相關者，周禮正義、墨子閒詁，連同其考釋甲、金、古籀文字的著述外，其校詁尚書、周書、大戴禮記^(二)等已撰成專著，分別刊行。又積多年之力，校勘阮元刻十三經注疏，擬作經遶而未就^(三)。此外尚校勘群書多種，這些書，既爲札遶所未及，其校文又因向未刊行，爲學人所未見，這部分校勘成果，凡藏於浙大圖書館者，筆者前已分別依例輯錄、整理，今又儘量加以增補，收入本全集中，茲不詳述。至於札遶所收的七十八種古書的校文，也非孫氏原校文的全部。孫氏校書，習以某本作底本，用它本，並廣涉它籍，以及類書所引，通校一過，凡有文字異同、疑義、謬譌，輒隨手詮譯、訂正，記識於卷端行間。札遶所校群書的原批校

本，今多不可見，就我所見到的幾種而言，在收入札逯時，多是既有刪棄，又有未見於原校本者^{〔四〕}。收入的校文，也多是經過加工，舉證更爲周密，並非一例原文照錄。

孫氏之治訓詁，繼承了乾、嘉以來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孫父子、阮元諸家因聲以求義的方法。札逯之作，正是把握住了聲音這個關鍵，通過聲音探求詞義，聲同字異，聲近義同，分析歸納，比類綜合，由此而校勘、疏證文字，詮釋疑義，訂正譌誤，間及闡述文字義理，考辨典章制度等。以札逯考核精確，向爲學者所稱許。諸家撰述，每多引用其說，各類校釋、集釋、集解之作，亦多廣爲收採，作爲立論或詮釋古籍的依據。章炳麟孫詒讓別傳在評札逯的成就時說：「每下一義，妥貼寧極，渾人湊理，書少於諸子平議，校讎之精勤倍諸子平議。詒讓學術兼籠有金榜、錢大昕、段玉裁、王念孫四家，其明大義，鉤深窮高過之。」孫氏在校勘、訓釋古籍中所以獲得如此的成就，是和他嚴謹的治學態度、科學的治學方法以及深厚的功力分不開的。

札逯十二卷，光緒二十年刊成。孫氏哲嗣孟晉先生所編孫徵君籀廬公年譜（手稿本）於光緒二十一年八月，繫有孫氏「重斟札逯畢，修正初版」語，這裏說的重斟本，就是瑞安廣明書社光緒乙未八月重斟正修版的本子，後有上海千頃堂書局刊本，有一九八九年中華書局梁運華點校本，筆者於同年也由齊魯書社出版了點校本。齊魯的原點校本以光緒

二十一年正修本爲底本，對孫氏摭引群籍的文字，儘量作了核對，凡有校改的文字，均出校記以明之。千頃堂書局本出於光緒本，實無所取資。這次修訂，除改正了原刊已發現的失誤外，還吸收了梁本的一些校勘成果，並在校記中加以注明，特予說明，並致謝意。

雪克

二〇〇二年九月

注

〔一〕札遼校書的種數，其自序言「都七十餘家」，沒有確數。俞序稱爲「共七十有七種」，與原刻卷首目錄所列種數相符。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收有該目，爲七十六種。實當爲七十八種，原刻本目錄於卷一易稽覽圖鄭注下，漏列易辨終備鄭康成注。俞樾因目錄所載而記爲七十七種，梁啟超又漏列卷九之論衡，遂各致誤。

〔二〕以上三著，連同九旗古誼述，筆者有校點本，齊魯書社一九八九年出版。該書今已修訂收入孫詒讓全集。

〔三〕詳見筆者所輯十三經注疏校記的輯點說明，齊魯書社一九八四年出版。該書今已修訂收入孫詒讓全集。

〔四〕孫氏手定札逯，對於一些舉證未盡周密，或立說未盡允當者，多未甄採，容亦有札逯成書後之續得。未採與續得之間，就難以詳辨了。

俞序

昔人有謂盧紹弓學士者曰：「他人讀書，受書之益。子讀書，則書受子之益。」盧爲憮然，蓋其言固有諷焉。余喜讀古書，每讀一書，必有校正，所著諸子平議凡十五種，而其散見於曲園、俞樓兩雜纂者，又不下四十種。前輩何子貞先生謂余曰：「甚乎哉，子之好治閒事也。」余亦無以解也。今年夏，瑞安孫詒讓仲容以所箸札迻十二卷見示，讎校古書共七十有七種，其好治閒事蓋有甚於余矣。至其精熟訓詁，通達段借，援據古籍以補正訛奪，根柢經義以詮釋古言，每下一說。輒使前後文皆怡然理順。阮文達序王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云：「使古聖賢見之，必解頤曰：『吾言固如是。數千年誤解今得明矣。』」仲容所爲札迻大率同此。然則書之受益於仲容者，亦自不淺矣。余嘗謂校讎之法，出於孔氏，子貢讀晉史，知「三豕」爲「己亥」之誤，即其一事也。昭十二年公羊傳：「伯于陽者何？公子陽生也。」子曰：「我乃知之矣。」何劭公謂：「知『公』誤爲『伯』，『子』誤爲『于』，『陽』在，『生』刊滅闕。」是則讀書必逐字校對，亦孔氏之家法也。漢儒本以說經，蓋自杜子春始。杜子春治周禮，每曰「字當爲某」，即校字之權輿也。自是以後，是正文字遂爲治經之要。至後人又以治經者治群書，而筆鉞墨灸之功徧及四部矣。夫欲使我受書之益，必先使書受我之

益，不然，「割申勸」爲「周田觀」，「而肆赦」爲「內長文」，且不能得其句讀，又烏能得其旨趣乎？余老矣，未必更能從事於此，仲容學過於余而年不及余，好學深思，以日思誤書爲一適，吾知經疾史恙之待治於仲容者，正無窮也。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。

自序

詒讓少受性迂拙，於世事無所解，顧竊^(一)嗜讀古書。咸豐丙辰丁巳間，年八九歲，侍家大人於京師澄衷園，時甫受四子書，略識文義。皮閣有明人所刻漢魏叢書，愛其多古冊，輒竊觀之，雖不能解，然瀏覽篇目，自以爲樂也。年十六七，讀江子屏漢學師承記及阮文達公所集刊經解，始窺^(二)國朝通儒治經史、小學家法。既又隨大人^(三)官江東，適當東南巨寇蕩平，故家秘藏多散出，間收得之，亦纍數萬卷。每得一佳本，晨夕目誦，遇有鉤棘難通者，疑悟纍積，輒鬱轡不怡。或窮思博討，不見端倪，偶涉它編，迺獲塙證，曠然昭寤，宿疑冰釋，則又欣然獨笑。若陟窮山，榛莽羶塞，忽覩微徑，竟^(四)達康莊。邢子才云：「日思誤書，更是一適。」斯語亮已。卅年以來，凡所^(五)采獲，咸綴識簡端，或別紙識錄，朱墨戢看，紛如落葉。既又治周禮及墨翟書，爲之疏詁。稽覽群

〔一〕摘，述林卷四收此叙，「竊」，作「唯」。

〔二〕「窺」，述林無此字。

〔三〕「大人」，述林作「家大人」。

〔四〕「竟」，述林作「遂」。

〔五〕「所」，述林作「所以」。

籍，多相通貫，應時櫛記，所積益衆。中年早衰，意興零落，惟此讀書結習，猶復展卷忘倦，綴草襍
逕，殆盈匱衍矣。竊謂校書如讐，例肇西漢都水別錄，間舉譌文，若以「立」爲「齊」，以「肖」爲「趙」
之類，蓋後世校字之權輿也。晉、唐之世，束皙、王劭、顏師古之倫，皆箸書匡正群書違繆，經疏史
注，咸資援證。近代鉅儒修學好古，校刊舊籍率有記述，而王懷祖觀察及子伯申尚書、盧紹弓學
士、孫鼎如觀察、顧澗、黃文學、洪筠軒州倅、嚴鐵橋文學、顧尚之明經，及年丈俞蔭甫編修，所論著
尤衆，風尚大昌，覃及異域。若安井衡、蒲阪圓所箋校雖疏淺，亦資考證。綜論厥善，大抵以舊刊
精校爲據依，而究其微指，通其大例，精摯〔一〕博考，不參成見。其謚正文字譌舛，或求之於本書，
或旁證之它籍，及援引之類書，而以聲類通轉爲之鎔〔二〕鍵，故能發疑正讀，奄若合符。及其蔽
也，則或穿穴形聲，拮據新異，憑臆改易，以是爲非。乾、嘉大師，唯王氏父子郅爲精博，凡舉一
誼，皆塙鑿不刊。其餘諸家得失閒出，然其稽覈異同，啟發隱滯，咸足餉遣來學，沾溉不窮。我朝
樸學超軼唐宋，斯其一端與！詒讓學識疏譎，於乾、嘉諸先生無能爲役。然深善王觀察讀書襟
志及盧學士群書拾補，伏案覃誦，恒用檢覈，閒竊取其義法以治古書，亦略有所寤。嘗謂秦、漢文
籍，誼旨奧博，字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，如荀卿書之「案」，墨翟書之「唯毋」，晏子書之以「敝」爲

〔一〕「精摯」，述林作「精思」。

〔二〕「鎔」，述林作「鈐」。

「對」，淮南王書之以「士」爲「武」，劉向書之以「能」爲「而」，驟讀之，幾不能通其語。復以竹帛黎棗，鈔刊婁易，則有三代文字之通段，有秦、漢篆隸之變遷，有魏、晉正，草之輒淆，有六朝、唐人俗書之流失，有宋、元、明校槧之屢改，遠徑百出，多岐亡羊，非覃思精勘，深究本原，未易得其正也。今春多暇，檢理匱藏，自以卅年覽涉所得，不欲棄置，輒取秦、漢以逮齊、梁故書雅記，都七十餘家，丹鉛所識，按冊逐錄，申證厥誼，依盧氏拾補例，附識舊本異文，以備甄考。漢、唐舊注，及近儒校釋，或有回穴，亦增糾正，寫成十有二卷。其群經、三史、說文之類，誼證繇、博，別有箸錄，以俟續訂。凡所考論^(四)，雖復簡絲數米，或涉瑣屑，於作述閱指未窺百一，然匡違苴佚，必有誼據，無以孤證肱說，貿亂古書之真，則私心所遵循而不敢越者，儻埒王、盧諸書之後，以裨補遺闕，或有所取爾。編寫既竟，謹舉漢、唐以來校讐家之例，論厥要略，覬與學者共商榷焉。光緒十有九年十一月瑞安孫詒讓叙。

〔一〕「晏子書之以敗爲對」，述林作「公孫龍書之正舉狂舉」。

〔二〕「正」，述林作「真」。

〔三〕「繇」，述林作「閔」。

〔四〕「凡所考論」，述林作「冊中所錄」。